

禮記注疏

卷七

卷九

卷八

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

者謂立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

副禮記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也故張侯疑而致問鄭答云西南其戶箋

云路寢制如明堂是也宣王之時在鎬京而鎬京承先王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之制而鄭此言則成王廟

于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以後所營宮室之後廢寢制如明堂承先王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之制而鄭此言則成王廟

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廢寢制如明堂承先王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之制而鄭此言則成王廟

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徵弱路寢不復如張侯之制而鄭此言則成王廟

說禮盛德記曰明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門南北七楹中有一室五帝座星其古禮經說明堂方三丈東西九門

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濤于明堂以祀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一室五帝座星其古禮經說明堂方三丈東西九門

之宮殿人重屋周人明堂以祀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一室五帝座星其古禮經說明堂方三丈東西九門

出無明文以知之立之間也禮記所云雖九室南北七楹中有一室五帝座星其古禮經說明堂方三丈東西九門

林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課本書云九室十二堂猶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云神實在大微於

室以配上帝以明堂者今說立明堂於西北周人明堂以祀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一室五帝座星其古禮經說

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以祀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一室五帝座星其古禮經說明堂方三丈東西九門

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

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

政則勿毀之矣是王有明堂諸陽在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毀異義也云每月就其

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反居春居青陽右今以下所居各居路寢謂朝也云每月就其

之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春居青陽右今以下所居各居路寢謂朝也云每月就其

告朝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者按文六年春居青陽右今以下所居各居路寢謂朝也云每月就其

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問月當告朔羊說每事告朔朝廟生于閏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殺梁

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

經所說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

牛之口傷敗下牛死乃不朝猶三望同言猶告失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

語曰以公羊去告朔之儀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則告朔與朝廟祭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是與非皆謂朝廟而

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在大廟而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與朝廟祭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是與非皆謂朝廟而

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與朝廟祭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是與非皆謂朝廟而

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朔於明堂門終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月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

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月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

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月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

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曰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按月令每

月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沃醴五帝或以武王醴五神於

非也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餒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奏樂也餒音後五飲上水漿酒醴醴上水為上

支配以卒食玄端而居端燕居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存者御警幾聲之上下警樂人也幾音察也察其

哀樂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皮弁至無樂○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

音洛而餒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餒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餒餘之時皮弁而食餒尚奏樂有二物皆有組有三牲

日中而餒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餒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餒餘之時皮弁而食餒尚奏樂有二物皆有組有三牲

食秦樂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按鄭志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組有三牲

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曰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若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

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又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

殺牛及楚語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王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以特牲祀以少

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王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以特牲祀以少

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六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注其書至存者○正義曰經云動則

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之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史而稱動亦動言也○禮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之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史而稱動亦動言也○禮云動則

作謂之時言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食少牢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

大略此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夫言祭語之屬

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之屬○注踐當為前○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為之故祭語云禘

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射羊繫繫是也○注為旱正至成也○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為之故祭語云禘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日旱不為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雨則為災此據文十年自正

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雨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

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云初八月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不得雨曰旱早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

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為說云零而得之則春秋經諸書零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早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

雨日零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零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早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

早是也然傳云至秋七月不雨不為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

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仍不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也

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衣於既反注君衣布同搢○此周禮也殷則關恒讓而不征列之言述列也雖

徐音箭又如字去巳呂反下刷去同筵他頂反茶音舒笏音忽遮支音反○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

謂身衣布衣也搢本者本謂士笏以竹為之則雖非本君遭凶年亦不課稅也○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

梁相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此周禮殷則雖非本君遭凶年亦不課稅也○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

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注若衛至不征○正義

用三日中午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注若衛至不征○正義

曰按春秋閏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國之破亂凶年同故引之云殷則○小人定龜謂靈射之

關恒讓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關讓而不征謂呵察而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殷禮故云殷則○小人定龜謂靈射之

者○射音亦周禮○史定墨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

作釋爾雅作謝○史定墨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坻也

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謂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曰

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前奔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若下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地龜射東青西

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兆若若下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地龜射東青西

但折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置折故古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折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

兆廣也折兆豐也是大坻稱為兆廣小折稱為兆豐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命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

視大卑者視小○注視兆至無害○正義曰此直書金滕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請命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

君羔膺虎植○依注音直下同答本又作軫音零綠尹綰反文注皆放此齊側皆反下文注皆同○大天齊車鹿膺豹植

朝車士齊車鹿膺豹植○齊車同飾○注君羔至約植○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

記注云朝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辟覆之詩大雅朝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辟覆之詩大雅朝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辟覆之詩大雅朝式之植者衡者也

同也知辟是覆者少儀云負良綬之面拖諸帶是也此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

故讀如云云此君齊車之飾也以大夫及士皆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

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幘以虎皮為幘披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膺者當是異

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帶謂之淺幘也○注臣之至同飾○君子之居恒當戶○許亮反○寢恒東首○首生氣也○注

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驟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也

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之實也沐醜必進機作樂盈氣也

去逆反刷色劣出杆履刺席運湯杆浴器也刺席蓋便於洗足也

亦盈氣也履九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容觀玉聲佩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私朝臣大夫之家之朝也

者盥洗手也沐濯而醜梁者沐沐髮也醜洗面也取環梁之潘汁用將洗面

沐醜皆梁也櫛用櫛櫛者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賦故用白理

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非櫛以通之也進醜進羞豆之實知非櫛者庶羞為

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用湯盥也

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醜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

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盥也履刺席者履踐也

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嵐垢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

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君儀容也觀容聽

車則有光矣者獨竟出益所乘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也

之車有光輝矣而往適君朝矣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也

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相息昭昭長直亮反後放此

所字終葵椎也椎直追反下同相息昭昭頂反又作理音呂反葵

豆反懦乃亂反又奴臥反怯懦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

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有天子至讓也

詘後直者前謂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

廷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者或者玉人注大圭或謂之

明也注茶讀至為茶正義曰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者按說文懦柔也

也屏君之親黨也黨卿之細也退謂旁側也避君之親黨登席不由前為

錦外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
衣如鄭此言則褌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君子狐青裘豹褌衣以褌之君子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
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 君子狐青裘豹褌衣以褌之君子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

反約消廣裘青狝袞衣以褌之狝胡大也按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
裘黃衣以褌之黃衣大蟬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
至不褌者以其上文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裘用玄箱之衣以覆褌之也注君于至之端也皇氏曰知君子
大夫士者以其上文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裘用玄箱之衣以覆褌之也注君于至之端也皇氏曰知君子

侯朝服用緇衣緇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緇外諸侯朝服之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
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褌衣褌衣之上
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此皆皇氏之說熊氏又以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則天
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用純狐青大夫士難以豹裘熊氏又以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則天

青既足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羸不如繡裘大裘之美故挾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
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羸不如繡裘大裘之美故挾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
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玄衣為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互有長短皇氏以緇外諸侯朝服
緇外諸侯衣按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外內之異又詩豳風羔裘者必緇衣為褌唐棣魯非緇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造遠鄭云

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褌唐棣魯非緇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造遠鄭云
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
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攸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論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

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注攸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論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
一解此胡作狐字謂狐犬雜未知孰是也注黃衣至狐裘○正義曰按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又在
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過民息已也蜡祭之後為息民之祭也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

士羔並與經傳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不文飾也不褌 褌主於有見美為敬○見 疏 褌之褌也見美也○正義曰褌
不主於文故襲裘也是不文飾之事不褌也見美也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見 疏 褌之褌也見美也○正義曰褌
褌裘也至行享之時王於文故褌裘也 褌之褌也見美也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見 疏 褌之褌也見美也○正義曰褌

雖加他服猶開露褌衣 弔則褌不盡飾也 褌非所疏 弔則褌不盡飾也 褌非所疏 弔則褌不盡飾也 褌非所疏 弔則褌不盡飾也
見褌衣之美以為敬也 弔則褌不盡飾也 褌非所疏 弔則褌不盡飾也 褌非所疏 弔則褌不盡飾也 褌非所疏 弔則褌不盡飾也
盡飾也 君所則露此褌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服之褌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所敬褌服之褌也充美也○正義
上服揄襲褌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褌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注所敬至則襲○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文也

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故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褌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褌若平敬以下則
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褌襲不同也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執玉龜襲○正義曰凡執玉得襲文質相變故褌襲不同也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是故尸襲 疏
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褌若尋常所執及下則襲敬其神靈也 無事則褌弗敢充
也謂之致 疏 無事至充也○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褌不敢充覆其美○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

須之竹土竹本象也求魚須文竹崔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長方三尺長我言多

入大廟說勞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說勞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小功不說勞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之時不在於

以指勞也既指必監雖有執於朝弗有饋矣指勞輒爲爲執凡有指畫於君前用勞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勞勞畢

免音問注同皇七報反舊七刀反勞度三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村也天子杆上終其首諸侯

用也因飾焉皇七報反舊七刀反勞度三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村也天子杆上終其首諸侯

二寸半○去起呂反下疏勞夫至去一○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勞之所用之物并明用勞之事及闕狹長短○大

注去上則去去飾同○疏勞夫至去一疏勞夫至去一○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勞之所用之物并明用勞之事及闕狹長短○大

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注球美至物也○正義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珉玕

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處於天子

須及文竹爲勞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爲勞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注言凡至勞也○正義曰經摠云凡於天子

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凡吉事無所說勞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勞

也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勞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勞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勞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之

時則說勞時臣駢泰僭傲於君當事之時亦說勞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勞非古禮也是當時之俗說耳凡臣

而言說勞唯君當事說勞也必知當事說勞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勞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

見君皆執勞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畏懼不敢執勞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

下見於君皆然○既指至監矣○言既指勞必監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潔淨故既指勞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

事於朝更不須清潔不須監矣以其初監已畢○造受至飾焉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勞○諸侯用也

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勞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等級焉○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

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勞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

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

六分而去一○注殺猶至寸半○正義曰按玉人云天子杆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杆也云諸侯不終其首者以玉人云天

子終其首則諸侯不終其首可知也大夫士又杆其上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也○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土練

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又杆其上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也○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土練

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夫亦如之率率也士以下皆禪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

冕之禪禪謂以緇采飾其側人君禪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下同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反

承朱裏終辟○帶音戴辟依注爲禪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下同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反

組音祖下戶嫁反釋音○而素帶終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鞞鞞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維陳

律幪七納反又七曹反○又上下燭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土練帶

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士帶紳長制士三寸有司二尺有五寸功此等參分帶下紳居二焉

紳禪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禪但以玄華禪其身之兩

旁及屈垂者也素爲帶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禪○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禪但以玄華禪其身之兩

爲帶尙質也○并紐約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之文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爲帶約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編

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之文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爲帶約也○弟子縞帶者用生編

